

咸烧白

□余庆

我生于自流井，妻子长于邓关井。在这咸辣风味弥漫的浅丘地区，釜溪河绵延曲折，犹如游龙穿行丘壑，最终汇入沱江的千里烟波。只因多年与故土的离别，青涩的时光竟被年华酿出绵长的回甘。恍惚间，我如老盐井的卤水，在灶火中凝出盐的结晶，怔忡于未醒的梦境，直到往事的藤蔓攀满心底的花蕊。记得有一年春节之际，我对妻子说：“看你什么时候回趟老家？”

忽然电话响起，应验了所谓的心有灵犀。她接起岳父的电话，打开免提递到我手中，同时用口型示意我快接。我连忙笑着应道：“爸，您别担心，大年三十我们回来看您！”第二天晚上我们到达岳家，老两口见到外孙女高兴极了，外婆一把抱起孩子逗乐，笑容从眼底漫到眉梢……而我，只需等待那一桌热气腾腾的拿手菜，尤其是油润透亮的咸烧白（又称扣肉）。丰腴却不腻的肉质，浸润着灶火慢煨出的酱香，蕴藏着团圆的暖意。这般质朴的全味，是岳父将岁月熬进柴米油盐的证明，总让我心头一暖！

在我印象中，岳父总系条洗得发白的碎花围腰，虽然脸上洋溢着笑容，但弯腰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总透出说不出的憔悴。他深谙饮食之道，谈及渊源时言语间总透着神往；若非他悉心点拨，我或许只会追逐口腹之欲，却难悟其中真味。他絮絮地谈起川味“三蒸九扣”的精髓所在：三层肉纹晕云霓，至味盘中韵味生。幸而，催生悬念，犹记《菜根谭》所言：“滋味浓时，减三分让人嗜。”听他道出“一笑人间万事”的至理；恍如月破云帷，照彻心台，顿觉天地清明。

在岳家，我负责择菜和洗碗这些杂活儿，后院的洗衣台上忽地蹿出邻家的小猫，“哗啦”一声撞翻了装草鱼的水盆。我蹲下身收拾残局，一抬头却见女儿立刻僵在原地，只有眼珠随着小猫逃窜的方向转动……这小插曲反倒让平淡的生活多了些生趣！

岳父见状，摇头笑叹，转身递来一块抹布。按他的吩咐，我将五花肉仔细擦干，冷水下锅，加入料酒、花椒和葱节；待水煮沸后撇去血沫，捞出肉沥干。用竹签在皮上扎细孔，稍干后抹上糖色，再将肉皮朝下煎至金黄备用，等肉微凉后取出切厚片，辅以老抽和花椒粒调味。最后在碗里铺满炒香的芽菜，放上肉片，上锅蒸透即可。

揭盖时，蒸汽袅袅升起。此菜以咸鲜回甜的醇厚风味著称，混着坝坝宴的热浪扑面而来。女儿鼻尖轻嗅“咸烧白”的香气，那缕勾人的味道惹得她直咽口水。看酱红色的宽膘肉在盘中叠起油润的波纹；竹筷挑起颤巍巍的虎皮皱时，浓烈的酱香蒸腾竟让我喷嚏连作，原是鼻腔经不住这般刺激的本能反应。妻子忙递手帕：“快遮住些！”岳父却浑不在意，徐徐转着蒸盖道：“‘烧白’这名字朴实金贵，实为九斗碗里的压台硬菜，讲究三蒸三扣的功夫。”

我不敢多看这文火焖透的“肥嘎嘎”，闭目轻嗅其香，分明是一道垂涎欲滴的川味佳肴，在唇齿间酿成缠绵的乡愁。两位“主厨”在厨房忙活了一整天，将菜肴不断端上桌；另一边，岳母带着妻子和外孙女摆好碗筷。暮色渐沉时，大姨子一家和大舅子一家也到了，年夜饭的味儿已弥漫开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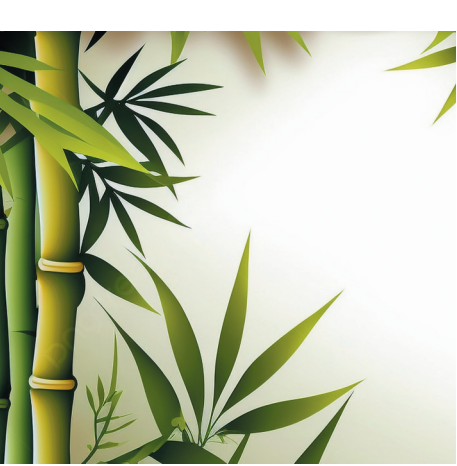
那夜，团圆饭的暖光愈发明亮，让一年中最为躁动的心终归于宁静。岳母自酿的葡萄酒虽无繁复工艺，却浸透土地与时光的质朴。我立于岳父跟前，喉间的话语几番辗转，终未出口。席间，我为全家人斟酒，看琥珀色的液体倾入杯中，泛起微光，仿若漾开柔习的温情——是滴水穿石后，那声未及道尽的低语。原以为细小的隔阂会随月辉消散，却在沉静的夜色里，悄然化作相视一笑的澄明。

饭后，岳父微闭双目，茶烟袅袅缠绕他眼角的沟壑，手中的紫砂壶泛着幽光：“茶要等三沸。”我蓦地恍然，婚姻之道原是如此——初沸似情焰翻涌，二沸如磨合沉淀，三沸方得回甘绵长。窗外夜幕低垂，我醉眼朦胧间，昔年脱口而出的误会如刺在喉，终因女儿的乖巧与亲情的浸润，渐渐化作温润的蜜糖。

时过境迁，当我重访盐分巷时，竟在这钢筋密林中迷失了方向。城市巨兽吞噬着街巷的脉络，将斑驳的院落拆解成零落的碎屑。唯有那通往蜀光中学的悬索桥仍在风中轻吟，如亘古的琴弦，把阳光编织成穿越时空的颤音。

唉！岳父仙逝多年，岳母银发萧然，独居小院。纵是三十余载的温情，又岂能消解别离之憾？女儿虽远赴他乡求学，今已执教讲台，仍于进取与守成间徘徊；我与妻子相视莞尔，窗前那串褪色的祈福结，浸透了半生光阴的温润，将姻缘锻成璞玉般的坚韧。

天生潇洒的我，淡看人间清浊，却沉溺咸烧白这般俗世至味。以酒为引，将往事斟作一杯醇醪，方悟通透心境才是人间至味。嗟叹！女儿长大了，如今的我，终究是活成了岳父的样子……



春天的绿皮车

□石维明

接到一个较长时间没有联系的朋友电话，他说：“太阳正好！你过来青龙场喝茶！”他用的是祈使句，根本没有商量的意思。

今天是周六，我睡得暖洋洋，说：“我还没有吃早饭呢……”

他说，“你坐地铁来青龙场吃，我等你一起吃牛肉刀削面。”

在地铁3号线上，我一直在回忆多年前的往事，打电话的小伙子——现在已经是老伙子了——比我小2岁，他“顶替”父亲参加工作，在成都铁路分局客运段成贵车队“跑车”，为“实习列车员”。我那时从警校出来，也正在乘警队实习……

青龙场街巷行人不多，两侧多了一些桉树、柏树、小叶榕和银杏，立起数不清的电梯公寓。那些低矮的平房呢，哪去了？

我忽然想找“红房子”。费了些时间，找到了。那个庞大而陈旧的院落还在。门牌号为“致顺路271号”，墙上有“青铁家园”字样。门旁的那条小溪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进去看了看，里面那些或三四层楼，或六七层的红砖房，很静。

“红房子”是成都火车东站（货站）编组站北侧一片铁路职工宿舍，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。有32幢宿舍楼，1700多户。居住在这里的有成都铁路分局机务段、客运段、车辆段、工务段、火车东站等单位职工。当时还没有“致顺路”这个路名，也没有“271号”这个门牌号，当然也没有“青铁家园”这个小区名称。“红房子”四周就是田野，南门外有一条小溪，周围的农户挑着蔬菜担子，经过小溪，常常把蔬菜浸在溪水里洗一洗。

“红房子”是成都“铁半城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“铁半城”这个称谓，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，指的是老成都城墙外西北至东北的那一片，范围包括通锦路、马家花园、西体、铁路新村、沙湾，往北涵盖一环路北一段—北二段、人民北路、五块石、荷花池、二环路北一段—北三段，再往东延伸，覆盖了驷马桥、青龙场、海滨湾、八里庄、二仙桥、下洞槽。这个区域驻扎了若干个涉铁单位及家属区。

吃完“豪华刀削面”，打着饱嗝，我们在致顺路和致强路岔岔口绿地一家茶坊喝茶。一侧身，就看见绿化带上的铁轨、月台、墙上的火车头立体浮雕。小周说，“这是‘5811铁路印记’。2019年1月建成这个微文创广场时，设计者解释为力图反映铁路工业文化、再现激情燃烧岁月，‘5811’取自宝成铁路通车的日子——1958年1月1日。”

在咣当咣当的301次绿皮车上，我和小周很快成为朋友。轮班休息时，我们在宿营车同一孔中铺，侧身就可以说话。胖墩墩的宿营车列车员，时不时过来提醒，她提醒的方式独一无二，总是嘶起嘴，两手比画出足球比赛裁判常用的“暂停”手势。

绿皮车到贵阳要停留五六个小时。我们去爬黔灵山，到黔灵湖划船，在枣山路市场吃“私娃子”，逛大十字、喷水池那一片的新华书店。

当班时，身材笔挺地巡视完列车，我就到软卧车厢的一号包房坐会儿。当班列车长也常常在一号包房坐。我们常常

情感



我的老家在大巴山，坡多又陡，人的吃穿用度，不管是柴米油盐还是砖头瓦片，那个时候都要靠背篋儿装起才能带回家。背篋儿就是在大自然中生长出来的物流工具，搭配一根打杆，便可以背天背地，走山走水。山路十八弯，就靠两条腿，走到走不动了，就把背篋儿抵在打杆上歇口气，抿口水又出发，不敢歇太久会懈了劲。

回想起以前在家里，来来往住的亲戚客人只要准备背起背篋儿，我的母亲都会停下手里的活儿去帮忙扶稳，并且嘱咐我们，看到别人背背篋儿时，一定要搭把手帮忙扶上背。

扶一下，要帮人找到与背篋儿之间的平衡点，到底力气吃不吃得住，能不能背得下来，一扶就明白了。若是背多了，就要嘱咐路上多歇几回或是再叫个人来帮忙。“搭把手扶上背”这个动作不仅是待人接物的基本礼数，也是山里人刻在骨子里对待劳动的周到态度。

只要走出家门，背篋儿的两条肩带便紧着人，灶火烧的，牲口嚼的，庄稼喝的、人吃的、时间要消化的，都在里头，要生活就放不下。只有满满当当的背篋儿压在肩上，心里才踏实。

说起背篋儿，好背篋儿编要编得不大不小不硌背，背篋背过起起落落不掉链，卸能卸得四平八稳不翻弦。编、背、卸，是背篋儿的三件大事，也是人把背篋儿背明白的三个关键。

山上人家都会栽上几根竹子，待其拔节生长后砍伐取材用来编篋，将一根根修长挺拔的竹子劈开修剪成条，再弯曲成材，最后编织成形。

编什么样的背篋儿，往往要看装什么样的货。



绿皮火车。

交流一些信息，譬如今天车上旅客流量、有什么纠纷、哪些区段可能发生治安案件、刑事案件等。列车长老许喜欢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：“列车是流动的城市！要啥有啥，不要啥也有啥。”乘警组长老欧则常常高深莫测地来一句：“我当了20年乘警，胆子越当越小。”

列车上没有空调，夏天非常闷热，常常把车窗向上推开，让凉风吹进来。由于是蒸汽机车，烧煤，所以烟尘也随风飘进来。三天下来，白色警服已成灰色警服。

我们聊到301次绿皮车上发生的一个案件。那个案子最终改变了小周的命运。

那是我实习第二年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。绿皮车车厢活像沙丁鱼罐头。不少旅客翻窗上车。卫生间常常塞进去四五名旅客。

绿皮车经过桐梓站，驶入一个长隧时，5号硬卧车厢发生了一次短暂停电。很快，对讲机接到报案：一名旅客的密码箱在停电时失窃，内有“巨款”13000元。待我挤到5号硬卧车厢时，当班列车员小周、列车长老许正待在第2孔硬卧那儿。那儿有8名旅客（其中两名坐走廊一侧的边凳）。

我在软卧车厢一号包房开始对那8名旅客和小周逐一询问。老欧大概是考察我，主动当我的助手，一边安静地抽烟，一边作笔录。

我很快就弄清了大致轮廓。按照“客规”，在列车即将进入隧道时，列车广播员提醒，各车厢列车员立即打开车厢照明开关。小周去拨开关时，灯不亮，他反复多次，才亮，导致5号车厢进入隧道后，产生了18秒钟黑暗。当时车窗保持向上推开约20厘米。右边靠窗坐着一名外贸公司经理，他原来放在茶几下的密码箱有人将它扔出了窗外，窗外有人接应。小伙子旁边的一名中年妇女提出不妨再仔细找找，要外贸经理再回忆一下，到底放哪儿了。坐在外贸经理对面的女青年认为不能耽误，第一时间向列车员小周报案。

询问完一轮。我一筹莫展。老欧不动声色。

有人敲包房门，小周第二次进来。他说出了他的直觉：“你知道，我对美女是比

大巴山背篋叙事

□陶蓉

背柴的、背米面的、背细娃儿的背篋儿造型自然是各不相同。背柴的篋口子要大些，方便用绳子绑扎起多背些；背米面的篋眼要密，内胎要用篾丝条条编一层细的，口子还要微微内收，防止把宝贵的粮食撒出来了；背娃儿的背篋儿要深些，是怕娃娃蹦出来了，然后在口子一圈包上软布，是怕竹片子把娃娃擦伤了。

背篋儿编好了，怎么装东西也是要留心的。山坡陡峭，若封装不紧密，上下坡的时候东西就容易翻倒出来，徒费劳力。往往需找木条卡住或是绳子封紧篋口，不能让东西在篋里晃晃荡荡，压实压稳才敢出发。装好之后，准备背的时候，货物过重的话往往要借一个矮台，半蹲即可上背，不然全蹲不易站起来。

当人的两肩与背篋儿的肩带相扣时，便开始了人与背篋儿相互试探、相互驯服的过程，胸口要闭一口气慢慢站直，这个时候不可用力过急过猛，否则人仰篋翻。

只要站起来了，走路的时候要有一定挺着腰，再重的背篋儿压下来都不能弯腰，宁可步子小些、慢些也不能弯着腰走急步。这也是母亲告诉我的，背背篋儿时的时候弯着腰，头两步感觉省力，是因为重心都顶在腰上面了，时间一长，腰上的筋骨肯定受损，会成老毛病跟着一辈子。

山路漫长，难免心猿意马，眼睛比步子快，容易产生畏难情绪，或是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，所以在走的时候要先把脑壳里头的杂念走干净。一步接一步，走的时候要守心抱念，不可妄想神驰。眼睛盯着路，步伐跟习惯性，在跋涉中找到自身与背篋儿之间新的平衡点并与之融为一体，这样平静地前行，那漫长的山路才能走得完。

到了该上学的年龄，我和弟弟每周五

较留意的，那名报案的美女是这趟列车的常客，我曾经搭讪过她，发现她似乎没有一个正当职业，就放弃了和她进一步发展的念头。我有一个直觉，感到她话里话外似乎隐藏着什么……”

再次讯问这名女青年。案子终于“破”了！打开她的旅行箱，静静地躺着一只密码箱，密码箱内有13000元。这可真是一笔巨款！那时我的实习工资是39元。

一周后，乘警大队接到通报，这名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，并交出之前发生的3起积案。我受到乘警队嘉奖一次。小周因为协助办案，受到客运段嘉奖一次，获奖金20元。3个月后，小周担任了班长（安全检查员），戴上了红袖套。在他这个年龄，担任班长的可谓凤毛麟角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参加了小周的婚礼，小周也参加了我的婚礼。婚礼似乎是一个分水岭，想来就是从那时起，我们的小聚渐渐变得稀疏……育儿，职场风云，考高级职称，儿女的读书、就业，消耗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我们的友谊断断续续，见面时有些好消息，譬如他提干担任列车长了，担任车队长了。绿皮车变成红皮车，又变成子弹头，由和谐号变成复兴号，成贵高铁，从成都东到贵阳，居然只要3小时！

后来，我差不多几年才去青龙场一次，每次，都有不认识路的感觉，说是日新月异丝毫不过份。

茶水已经变得清淡，我们站起，准备在火车头浮雕前合影，然后往西步行800米去“温鸭子”吃饭。

我终于按捺不住，对小周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怀疑过你。那黑暗的18秒，是否是刻意制造的。”

小周微笑着，“当然知道。‘列检员’后来来维修线路，我特意咨询过事故原因。列检员说不足为奇，成贵车队的列车车底（车厢）老化是一个普遍现象。其他组也时有发生。最好的车底（车厢）都在成京车队，你想想，进京列车，连女列车员都选漂亮的……”

我突然发现，月台很寂静，火车头浮雕很寂静，除了我们俩，没有其他人。找一个路人用我的手机给我们拍照，一时间居然找不到人，而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！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5年5月27日
星期二

美文

花谢时分

□潘鸣

日子过得真够快，风吹云卷似的。眨眼之间，过清明，奔谷雨，春天的乐章已近尾声。

几拨酣畅风雨掠过，园林中那些曾经风姿绰约、灼灼芳华的红梅、樱花、海棠、紫叶李、白玉兰，还有人家家落里五彩缤纷的桃、李、梨、杏……花颜相续衰败颓萎，残色的花瓣辞别枝头，像纷扬的雪花，悄然坠地，化作尘泥。乡村田野间，前一阵气势恢宏的油菜花田，汹涌翻卷的花海也哗啦啦退潮。川西大地的调色板上，璀璨的金黄硕果被悉数抹去，取而代之的是绿，无边无际纯净的幽幽的绿。

花谢时分，大地一下子遁入安静。

曾经嘤嘤嗡嗡盘旋于花丛的蜜蜂们集体离场。蜜蜂忘花，纯粹是冲着采蕊酿蜜的功利。眼下花谢了，光景不再，它们不会继续凑热闹，白费功夫。它们敛歇翅膀，挤撮在蜂桶里，跟着养蜂人，去寻觅别处的花源。不再一副花心肠的蝴蝶失却丛中花容的诱惑，当然不再流连翩跹于青枝绿叶。

随着花事荼蘼，呼朋引伴、人流如织的踏青赏花盛况也倏然消停。镇干部在田埂上蹦跳尬舞推介乡村旅游的身影不再重现，各式田园花会花展网红打卡和社团采风纷纷偃旗息鼓，报纸和新媒体副刊版面上，吟哦漫野春花照光明的应景之作调子也一声声低下去。气温已有几分炽热，许多痴情的爱花赏花人不肯再徜徉于田园旷野，亲近那些唯余绿色的植株。人们猫在屋檐下，或撑着太阳伞匆匆行路，目光扫过铅华褪尽的丛间枝头，情不自禁生出几分“伤春”心绪；唉，春光苦短。曾经满世界的姹紫嫣红，转眼就杳然无踪。天地间的巨幅画卷被无形大手卷走了，这一春，再没有赏心悦目的风景可观！

失落、怅惘，或许还有些淡淡的忧伤，那是凡人的多愁善感。蜂蝶来来去去没有定心，此乃飞虫天生秉性。庄稼地的植株，园林里的草木，它们自有恒常本心，不为他者亲疏所动。花谢时分，对植物作物而言，不是凡眼所见的“凋零”，更不是俗心所忧的“离殇”。那是它们生命递进转折的一个新的节点。零落谢败的花朵，遗留给枝头的，绝非虚悬的空无。一些枝梢，会接力衍生出新一茬叶芽，牵引母体往更葳蕤的境界迈进一步。而更多的枝头，花托上会绽出一枚实子——圆圆的果或弯弯的荚。

如果有一双慧眼，我们不难洞见，花谢而果生，这个嬗变的过程充满曲折奇妙，个中独特之美，值得心怀爱意的注目和细细品咂。形状千奇的叶片，被明媚阳光镀成晶亮的翡翠，缀满每一根枝条，植株生命的神秘情结，在这样圣洁的襁褓中继续推演。花生果，起先是鼓凸的一丁点儿，被花托小心翼翼地紧抓着或排举着，如同初孕“保胎”。随着阳光雨露和农家肥水的滋润催生，果实一天天发育、突起、膨胀，依据各自基因，渐渐幻化出不同形状。滴溜圆的是樱桃、杏子、李子，肥硕而尖顶的是蜜桃，丰满结实的是苹果与雪梨。而大田里的油菜，则齐刷刷从枝秆上挑出纤瘦的荚子，一如不计其数细细的弯弯梳篦。

花果们在悄无声息中潜滋暗长，经历漫长的孕育期。这个过程中，会有近一成的后果因风吹雨打或遭遇虫蛀而夭折。挺过一阵子才下窖，胜出者最终修成“正果”。收获期的果实尽显魅力，其态迷人。

樱桃总是抢着早熟，一颗颗、一串串，像珍珠，似玛瑙，晶莹剔透地在枝叶间闪烁。一些鸟儿从云天里飘然而至，栖上枝头美滋滋地啄珠衔玉。这样的天饕，任云中君优先享用是理所当然的。

桃子坠在枝头，懒懒地生长着。它是不肯轻易长大的孩子，非要磨蹭到入夏好一阵子才下树。猴皮的桃儿们好像偷着觞了酒，如若不然，它们为何频频会浮现团团红晕，一副醉意酣然的样子？

还有那些银白色的雪梨、青玉色的苹果、油黄色的杏、水晶紫的鸡血李……

熟透的油菜荚子一色金黄，薄如蝉翼的荚衣已然快被饱满的籽粒撑破。农人趁着好天时赶紧收割回去，铺在晒席上抡起连枷摔打。珠珠般的菜籽被晒干风净，然后挑去油坊。新榨出来的菜油清亮凝腻，状如蜜汁。那一缕异香袅袅弥散，沁入鼻息，简直让人心醉神迷！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